

《长安三万里》，这“三万里”，既言其盛，也言其远。

李唐三百年，都城长安纵有万里长卷，距今人也已遥不可追。但今年夏天，这部动画片却如此大范围地触动当代人心弦，创下10多亿元高票房（猫眼预测总票房17亿元）。是什么，使我们与远在三万里外的长安，再度共情？

## 人类群星闪耀时

从前看伍迪·艾伦的电影《午夜巴黎》，一个年轻作家穿越回上世纪初的巴黎，随便推开一个小酒馆的门，就能邂逅海明威、毕加索、菲茨杰拉德……《长安三万里》也给人相似的体验：盛唐文艺圈缓缓为观众打开大门——高适、李白、李龟年、岐王李范、玉真公主、王维、杜甫、常建、王昌龄、崔颢、王之涣、吴道子、张旭、孟浩然、丹丘生、岑参、李邕、贺知章、崔宗之、汪伦，次第登场，好一场人类群星闪耀时。从前，在课本里、诗集里读过的唐诗，千古流传的名句本已是好极了，如今与诗人的命运相偕，更添三分动人。

古往今来，文人之间的CP情本就不少，李杜、元白、苏黄、韩愈与柳宗元、欧阳修和梅尧臣，都是千古佳话。但《长安三万里》的匠心在于，它没有以“李杜”来开局——选杜甫来忆李白是更加容易的做法（实际上也是杜甫比高适先认识李白，高适仅在梁园与中年李白共聚，并无电影里的七次聚散）——但小迷弟的追忆似水年华，想必充满了“忆李白”“梦李白”“怀李白”“寄李白”……舍杜甫而选高适，显然就不是一味迎合大家对“诗仙”的崇拜，偷个懒把李白捧上神坛了事，而是将性格迥异的高适作为参照系，还原出一个更加丰富多面立体的李白——天才本身无法言说，地才却能恰到好处地将天才烘托。

电影里的李白，诚如六神磊磊的总结：不靠谱、不着调、谒权贵、当赘婿、充反贼、人傻钱多、说了就忘。这是诗仙才气纵横的月亮背面，但这些多角度的立面只会让诗仙更真实可爱、更容易亲近——从前我们与他的“绣口一吐，半个盛唐”共鸣；现在，我们与他入世出世的纠结共情，与他仕途进取与“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”的矛盾共情，也与他人到中年的松弛皮肤和酒肚子共情。

这位生性浪漫的朋友，一时兴起就要去从军报国，一时失意也会立即遁入终南虚空，他蹉跎半生才终于意识到自己“非

廊庙器”，端的是“冠盖满京华，斯人独憔悴”。但即便失望到了极点，还要给自己留一条光明的尾巴——《将进酒》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被吟诵：“天生我材必有用，千金散尽还复来。”一帮中年失意的诗人在宿醉的狂妄幻想中飞向凌霄殿，一路与众神仙跑酷碰杯——以极喜来写极悲，令这一幕充满了戏剧张力。

世人只见太白金星的仙气，却不愿听闻他的孤寂。但诗人的孤独，恰是《长安三万里》最动人心弦之处。李白白衣飘飘，剑气纵横，口才了得，妙笔生花，自比苏秦张仪之能、司马相如之才，文武双绝，本该一飞冲天，但现实中任凭他如何谒权贵、混圈子，最终也只落得个帮闲的宫廷文人，点缀升平，犹如皇室宠物。他的仕途进取是真的，“仰天大笑出门去”；他的恃才傲物也是真的，“天子呼来不上船”。有时候甚至让人怀疑，他最向往的也不是“盛世当为大鹏”一飞冲天，而是“事了拂衣去，深藏功与名”——他憧憬的是“哥不在江湖，江湖却总有哥的传说”。

李白这样天真可爱充满仙侠气息，在内斗严重的唐代官场显然是混不下去的，能保住脑袋已是平时豪爽讲义气积大德。杜甫也好不到哪里去，前脚刚刚提拔起来，后脚就要为皇帝想铲除的异己辩护，自以为正义之师，其实特别不懂政治。即使后半生不遭逢乱世流离失所，也不是个当官的料。王维呢，本来就佛系，出尘脱俗，被迫当过乱世伤官之后，更加去意已决，无心恋战——诗仙诗圣诗佛，盛唐最厉害的这三位诗人，毫无意外，都是官场失意之人。

学成文武艺，卖于帝王家。古代诗人最大的悲剧，就在于政客与文人乃是一体的——他们的人生，几乎没有在仕途之外做学者、做作家、做KOL的选项。政客以作诗词歌赋为雅事，诗人也只能通过从政当官来实现自己“盛世当为大鹏”的理想抱负，于是写干谒诗，于是敲开权贵之门去摧眉折腰地行卷，又或者在穷途末路中走向终南捷径。但诗人的浪漫与天真，本又与官场需要的心机与权谋天然违背，诗人们因此不得不陷入永恒的天人交战。这是时代的眼泪，纵使文豪亦枉然。



《长安三万里》海报。